

從二舍到三舍雖然短短地只有十幾公尺，但我卻整整走了四年。

回憶著大一剛進交大時，愁得可以，第一天晚上就被學長「騙」到青草湖，還說隔一天要去爬十八尖山。當時，聽到什麼尖的，腦中就浮現一個高偉峻拔的模樣，一想今晚去夜遊，明天就去爬山，不出人命才怪。等弄清楚十八尖山就是後門那座不像山的山，才如釋重負。那時真是傻，反正學長說什麼，就信什麼。還好，一年很快就過去，所謂媳婦熬成婆，我也當人家的學長了。那時候，最喜歡找學弟聊天了，每次一開講，只見寢室裏擠滿了人，每個人都用那種聽神話故事的眼神，嘴巴張得大大的，一直瞪著你瞧。哇噠！那種場合不虛榮死才怪。

後來，參加了康輔營、參加許多活動，看了很多，自己也改變很多。別說什麼，至少老師心目中的好學生就少了一個。其中比較有看頭的是村服隊及社服隊。村服，當時我們跑遍了台北縣的大街小巷，連偏遠的山區、煤礦區，我們都沒放過。只要是我們要表演的地方，我們必先拿著鑼、架著鼓到處敲喚去。剛開始，我們演的話劇、唱的歌，包容了多少學生純純的感情，但當一個戲你要在一天之內演兩場，一個月至少演五十場以上時，你就知道那種笑容不再是甜甜的會心微笑，而是在感謝鄉鎮



長、農會、民意代表大魚大肉之後的職業性笑容。這才苦呢！每個人再也不安於自己本來的角色，今天下午你叫她媳婦，晚上可能就變成你娘了。本來有人一天到晚叫你「死鬼」。（大家上台台下卻叫習慣了），然後噓寒問暖，捶背倒茶的。這下子都變成乖兒子了。酸甜蜜膩的結果是造就了一對才人美眷，可惜那才人不是我。

社服遠至台西鄉。那裏有著純樸的鄉民，滿地的蚵仔殼夾雜著鹹鹹的海風，一付標準的漁村模樣。我們白天到處做社會調查。鄉民座談，晚上就在大廣場做「土」秀表演——猜燈謎。熱情的小朋友湧到台前，幾乎扯破了我們的衣服，那次，我才真正地體會到什麼叫做被「包圍」。

當天如果就這樣結束，那我還不致於感觸這麼多。散了戲之後，大家意猶未盡，在我們住的廟裏，就大跳其HUGO了。有學姊的教舞，大家跳得很起勁，在那裏奠定了我以後跳舞的基礎，影響所及，不可不謂深遠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每當舞會缺人時，總是拉我下水，我一世的英名就此毀

於一旦，損壞殆盡了。

以後，我去過金門，到過……，帶過240個女孩子及24個男孩子的自強活動，遺禍至離開五舍時，才算結束。回顧這些悠悠的歲月，大部分投擲在燈紅酒綠的舞會、碧草綿延的郊遊、露營上。我覺得收穫很多，也失去很多，心靈上清靜許多，也成熟許多。雖然為此，課業荒廢不少，這不是以前的我所能接受的，但我依然高興於我所擁有的過去。愛過方知情深，醉過才喚酒濃，多少的悲歡離合，台上的掌聲，分手的落寞，也都是那一剎那之間的事。也會毫不吝惜地擲出感情，只因為我們年輕得飛揚。致使，我不太敢去思及那些兩個人之間的事，每當不小心又觸及內心深處時，心中總是懊惱萬分，也許我該學學陳之藩：「該說抱歉的人太多了，只好抱歉天」了。未來的路還很漫長，我儘量追求我的未來，而忘記無知的過去。

過去，我最高興於擁有知心的朋友。深夜談心時，一個人的問題，就是彼此的問題，有時到東方之將白都不自知。嘗為了共同的理想而在凌晨一、兩點奔波於寒冷的新竹路上，更曾為了解解悶，深夜跑到十八尖山上徘徊。望著綠草，望著晨星，泛起為他死而無憾的感覺，這些不是其他地方所能得到的，更不是終日巧言令色的人所能擁有的。

我很慶幸，生逢其時，平常的日子裏加了這麼多的調味料，這麼多關懷不盡的人，我太愛這個地方了。雖然現在已從二舍搬到三舍，但我絕無法忘記第一次的迎新營火晚會，第一次的郊遊，第一次的舞會……，及第一次的踏入大學之門。